傅咸　字長虞
潘尼　字正叔

晉北地人
晉滎陽人

起燃燭於閑房揚丹輝之煒燁熾朱焰之煌煌
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歎
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惜惜遂命樽而設觴
爾乃延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誦五經高談既倦
引滿行盈樂飲今夕寔慰我心

晉北地傅咸長虞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賦

桑樹賦 有序

世祖昔爲中壘將軍於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廬爲便坐賦曰

伊茲樹之僥倖蒙生生之渥惠降皇躬以斯植

遂弘茂於聖世厥茂伊何其大連尋脩柯遠揚洪條梢槮布繁枝之沃若播密葉以垂陰蔭華寓而作凉清隆暑之難任以厥樹之巨偉登九日於朝陽且積小以高大生合抱於毫芒猶帝道之將升亦累德以彌光湯躬禱於斯林用獲雨而興商惟皇晉之基命爰於斯而發祥從皇儲於斯館物無改於平生心惻切以興思思有感於聖明步徬徨以周覽庶髣髴於儀形

梧桐賦

美詩人之攸貴兮覽梧桐乎朝陽蔚菶菶以萋萋兮鬱株列而成行夾二門以駢羅作館寓之表章

去草
蔓兮蔓兮[illegible]而[illegible]兮[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富貴之
美新人之[illegible]貴兮[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款冬花賦 有序

余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時仲冬之月也氷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煒然始敷賦曰

惟茲奇卉款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淳粹之至精用能託體固陰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衆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逮皆死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

又

華艷春暉既麗且殊以堅冰爲膏壤吸霜雪以

自濡非天然之眞貴曷能彌寒暑而不渝

舜華賦 有序

佳其日新之美故種之前庭而爲之賦

覽中唐之奇樹稟冲粹之至清應青春而敷孽逮朱夏而誕英布夭夭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朝陽照灼以舒暉逸藻采粲而光明罄天壤而莫儷何菱華之足榮

芸香賦

携昵友以逍遥兮覽偉草之敷英慕君子之弘覆兮超託軀於朱庭俯引澤于丹壤兮仰汲潤乎泰清繁茲綠蕋茂此翠莖葉芟蓰以纖折兮枝婀娜以廻縈象春松之含曜兮鬱蓊蔚以葱青

鳳賦 有序

鷦鷯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處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爲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鷦鷯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辭曰

仰天文以彌觀兮覽神象乎太清伊儀鳳之誕育兮稟朱行之淳精故能體該衆妙德備五靈穢維塵之紛濁兮患俗網之易嬰心眇眇其悠遠兮意飄飄以遐征翔寥廓以輕舉兮凌清霄

而絶形若乃龍飛九五時惟大明闡隆正道既和且平感聖化而來儀兮讚簫韶於九成隨時宜以行藏兮諒出處之有經豈以美而賈害兮固以德而見榮曠千載而莫覩兮忽翻爾而來庭應龍至兮庶有感於斯誠而君子之是忽兮賦微物以申情雖綺靡之可翫兮悲志大之所營敢砥鈍於末蹤兮則瓦礫於逢瓊

鸚鵡賦

有金商之奇鳥處壠坻之高松謂崇峻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籠披丹脣以授音亦尋響而應聲聘明眸以承顏側聰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輕和密貽景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探幽而測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燕賦 有序

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背陰以龍潛春晞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之凶醜患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羣非斯人而誰與惟里仁之爲美託君子之堂寓逮來春而復旋意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

班鳩賦 有序

余楸蔚然成林閒居無爲有時遊之顧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以朝暮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時一來飛翔殆如有戀聊爲之賦

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敷文音邑邑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於前寓爾乃飲以神泉食之稻粱朝憩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於庭阿見飛燕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

聲楚切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憎逝而高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螢火賦 有序

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以自照而爲之賦其辭曰

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湮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之悠懷兮覽熠燿于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

於賢臣兮於疎外而盡誠蓋物小而喻大兮固
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爾熾兮庶有表乎潔貞

黏蟬賦

櫻桃爲樹則多陰爲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事
之前時以盛暑逍遥其下有蟬鳴焉仰而見之
聊命黏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
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
禍之將來也

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
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
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

曾往黏之莫知匪爾命之遵薄坐偷安而忘危
嗟悠悠之躭寵請茲覽以自規

鳴蜩賦

有噫噫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
奚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頹曷
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憂
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回
且明明以在公惟忠讜之是與佚履道之坦坦
登高衢以自棲

叩頭蟲賦

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强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讎無咎生於惕厲悔悋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爲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爲讎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蜋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

聳而三省恒跼蹐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青蠅賦

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爲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玉之鮮潔蠹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孰閨寓之得情

蜉蝣賦

存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羌乘乘而自脩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詩

孝經詩　二章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一作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詩　二章

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

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
事君死而後已

毛詩詩 二章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
君子大猷是經
聿脩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遯思我言維服盜言
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

周易詩

卑以自牧謙尊而光 進德脩業既有典常輝光
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周官詩 二章

惟王建國 一作極 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 初學作時
文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
極
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脩
乃職以聽王命

左傳詩

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

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茲心不爽
忠而能力不爲利啗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
能植

與尚書同僚詩

非望之寵謬加于己猥授非據奄司萬里煌煌
朱軒服驥驂騄驊驊初星肅肅臣僕暉光顯赫
衆目所屬斯之弗稱匪榮伊辱質弱尚父受任
鷹揚德非樊仲王命是將百城或違無能有匡
一州之矜將弛其綱得意忘言言在意後夫惟
神交可以長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與子偕老
豈曰執手出司萬一作百里牧彼朔濱服冕乘軒
六轡既均威風先邁百城肅震

贈褚武良詩

爰暨于褚惟晉之禎肇振鳳翼羽儀上京聿作
喉舌納言紫庭光賛帝道敷皇之明方任之重
實在江揚乃授旄鉞宣曜威靈悠悠遐邁東夏
于征

贈崔伏二郎詩

英妙之選二生之授顒顒兩城歡德之茂君子所居九夷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覆人之好我贍我清詩示我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中義形於辭古人辭讜豈不爾思

荅潘尼詩 并序

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溫雅爲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元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燦之辭良可樂也荅之雖不足以相詶報所謂盍各言志也

貽我妙文繁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馥其馨寔由樊仲其德克明授此瓦礫厠彼瑤瓊貺非其喻聞寵若驚

潘尼荅傅咸詩附 并序

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爲此職執天下清議宰割百國而長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焉

悠悠羣吏非子不整嗷嗷衆議非子不靖忽
荷畧紐握綱提領矯矯貞臣惟國之屏

荅欒弘詩 并序

安樂令欒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
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
失和於府當換爲蕭軍司馬賦詩見贈荅之
云爾

鉅平作宰是貴是欽弓旌仍招嘉命胥尋鸞鳳
養儀戢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韶音鉅平遐逝
厲志彌深肅肅京司清風裁邁乃建群彥龍集
鳳會亦既斯降萬里有賴聲發響應好結傾蓋

贈建平太守李叔龍

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
於衆乃子之授南荆注望心乎克副

贈何劭王濟 并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
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
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

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月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illegible]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illegible]餌何爲守空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饑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贈太尉司馬虞顯機

帝崇元淑妙選其屬命子是佐增袞之縟

失題

奕奕恒山作鎮冀方伊趙建國在岳之陽

失題 見初學露部

零露濬江海飛塵崇山岳過謬佐台輔安能任

鼎餗

[illegible]

傅中丞集卷之三

晉北地傅咸長虞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疏

應詔陳言疏

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

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恧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官今之急先并官省事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駁改社表

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禮

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

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大社天子爲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群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

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勑尚書召詰社
于新邑唯一大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
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
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
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
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
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
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
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封人設壝之無稷
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
而加立帝社之稷

重論立社表

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
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

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

荅詔附

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舊一如魏制

兼司隸表

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闋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題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絶切勑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撿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

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
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
風得伸也

左丞表

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闇劣
猥忝斯任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
無寧

無寧

[illegible]

理李含表

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出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大保衛瓘辟含爲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

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甲非所宜言耳今
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義
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
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
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
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
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
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
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
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
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而王喪既除而
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王不應除服秦王
始封無所連祔靈王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
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
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
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
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
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

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踧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勑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守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傳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李含爲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奏含不應除喪咸上表理之

上書

禁奢上書

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

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
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
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
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陳選舉上書

臣咸以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
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
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內外之任出處
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
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
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
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
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

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反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是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illegible]

[illegible]

明司隸職掌上書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鬬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郎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

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兼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耶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

[illegible]

彈文

奏彈司隸荀愷文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

傅中丞集卷之四

晉北地傅咸長虞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牋

與汝南王牋

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思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

教

司隸教

司隸校尉舊號臥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書

與太傅楊駿書

咸爲尚書左丞惠帝即位駿輔政咸言於駿

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

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惓款言豈在多

與汝南王亮書

亮輔政爲太宰欲取悅衆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咸爲御史中丞致書

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主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

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敘其歡心此群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

殿中郎孟觀李肇構楊太后父駿于賈后廢駿而東安公繇率衆討駿進封東安王

又諫汝南王書

戚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之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

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群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頷頷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恕

荅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楊濟與傅咸書附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

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
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
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
白

又荅楊濟書

違距上命稽停招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
貶黜退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爲劇小人不德所
好惟酒宜於養瘡可數致也

楊濟又與傳咸書附

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爲怛然相念杖
痕不柰風寒宜深愼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
體中常煖爲佳蘇治瘡急痛故寄往之

疲不來風與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
時遣人相聞愛弱云大重以爲恒然相念枚

楊濟又與傅咸書曰

好催酒宜於素餐可數致也
聞驄馬謝病吾何復以杖重爲劇小人不德所
違明上命靖而詰譴退思此罪在於不可變加

又答楊濟書

答李斌書

吾作左丞未幾而已吾爲京兆雖心知此爲不
合然是家鄉親里自願便從俗耳將是下問吾
當去不吾答鸚鵡子言阿安樂今到便阿安樂何
爲不去

序

七謨序

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說七蠲七舉之篇於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焉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奢而託諷詠揚暉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

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爲工餘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頌

皇太子釋奠頌

蒸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謙以制禮靡事不恭企茲良晨十近于中乃脩嘉薦于國之雍敬享先師以疇聖功亹亹皇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祗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侁侁胄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箴

御史中丞箴

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爲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

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

弗震邦國若吾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
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
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
安惜趨蹌嗟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爲罰先無怙
厥力怨及朋友無慙于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恧
是用作箴惟以自勑

銘

犀鈎銘 有序

世稱駭雞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
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以此鈎見遺者乃爲
之銘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林兼五肉[redacted]或
有神表露以角含精吐英望如華燭置之荒野
禽獸莫觸

杖銘

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矜式

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景龍擬象扶桑照彼
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碑銘

中郎將曹府君碑銘

伊公立朝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

附錄

傳咸傳　　唐太宗

傳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

之損益咸上言請重農務在位多所執正豫州
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
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
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二却俊故據正咸以
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
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
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
世俗奢侈上書匡救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
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
政咸言於駿謂山陵既畢當思隆替之宜司隸
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
駿咸奏愷宜加顯貶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
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
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
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
書咸據理以荅居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
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
規之亮不納會景寅詔群僚舉郡縣之職以補

內官咸復上書請無拘限法再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勑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請伸威嚴以劉毅自儆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典制越

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累自
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
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
拔驚人雖非周才偉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
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纂長子敷嗣
史臣曰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
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
贊曰長虞剛簡無虧風尚

薦傅長虞牋

晉孫楚

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輝於卞和
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騏絕影終朝千里
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答傅咸　晉郭泰機

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
杼機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棄
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況復已朝
餐曷由知我饑

遺事

傅咸掌有臥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

傅咸爲左丞殿中嘗火百寮莫不赴救而尚書東平王懋等不赴臺咸以懋職在機近宜先百寮就在患疾宜自扶力而宴然在外不赴警急奏免懋咸前後所彈奏辭皆深切八座以下峻急側目　王隱晉書

楊駿忌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數諫駿遂疎濟

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

晉書

傅咸爲尚書左丞時尚書郭奕咸故將也累辭疾病不起復不上朝又自表妹葬乞出臨喪詔書聽許咸舉奏之

集評

傅咸勁直而按辭堅深文心雕龍

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以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文心雕龍

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南齊書文學傳

傅咸七經詩其毛詩一篇乃集句詩之始詩譜

潘太常集引

晉世才人曾稱潘陸蓋指安仁與士衡士龍也正叔是安仁猶子却不在限內而另開一門亦雅以篇章自顯蓋安仁爲文固

棟樑正叔則儒家領袖乘輿箴
安身論可覘其人與文之大都
矣度不與從父共驂驔而分路
揚鑣各止其所也正叔于世既
不敢銳意進趣以競事權亦不
能畢智匡扶以存義略其處簪
笏平平而已似有戒於從父之
乾沒而隨資升等竟致大官祿
命之際有宰焉者乎出彼詳緩
陶是郁穆雖皇路陸沈然傾輈

非其自處大地盡以鐵鑄錯君

其何尤

紹和張燮題

潛太常集目錄

卷一

賦

東武館賦有序
西道賦又
懷退賦
武庫賦
釣賦
火賦

苦雨賦
琉璃椀賦
璃瑁椀賦
扇賦
石榴賦
桑椹賦
芙蓉賦
鼈賦 有引
朝菌賦序

詩

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六章
陸機答潘尼附
答陸士衡
陸機贈潘尼附
陸機贈潘正叔詩附
答傅咸詩 并序
傅咸答潘尼詩附 并序

皇太子集應令
皇太子社
三月三日洛水作
贈河陽詩
贈侍御史王元貺
贈長安令劉正伯
贈隴西太守張正治
贈滎陽太守吳子仲
答楊士安
送盧景宣
迎大駕
逸民吟
釋奠詩
送大將軍掾盧晏
贈汲郡太守李茂彥
贈劉佐

卷二

頌

釋奠頌有序
後園頌
箴
乘輿箴有序
論
安身論
序
送二李郎詩序
碑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唐太宗
給事黃門侍郎潘君碑　晉郭璞
附錄
潘尼傳
贈潘尼　晉陸機
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
遺事
集評

潘太常集卷之一

晉滎陽潘尼正叔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賦

東武館賦 有序

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俄而遷居謂余曰吾將老焉故有終焉之心而無移易之志子且爲我賦之

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

厭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審隣將遷居于爽塏乃投迹於里仁前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遠覽滉瀁夷泰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脉散芙蓉映渚靈芝蔽岸於是逍遙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撫彈娛志蕩心栝不空縱綸不苟沈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獻鮮春醴九醞嘉豆百籩隨波沂流乍徃乍旋

西道賦

異山河之岨阨倦關谷之盤紆車低佪於潛軌馬侘傺於險塗狗肘還勾羊角互戾葂窟連投十數億計石子之澗坎埳之穴支體爲之危竦形骸爲之疲曳此亦行者之艱難羈旅之困敝若其名坂則羊羨八特成皐黃馬廻波激浪飛沙飄瓦馬則頓躓狼傍虺頹玄黃牛則體疲力竭損食喪膚尰蹄穿領摩髖脫軀

又

道深地狹坂峭軌長輪輿顛覆人馬什僵

懷退賦

伊疇昔之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遡翔風以理翮冀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羈以服役困吳坂之峻岨畏鹽車之嚴筴嗟遊處之弗遇奚鬱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歛迹焉遊豫以娛心傳釋板以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聃安志於柱史由抗迹於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

敢因虛以託談遂逡巡而造辭

武庫賦

若夫大刀寶劒曠世絶殊煉質於昆吾之竈定形於薛燭之鑪

釣賦

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跡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鉤厲鉅甘餌垂芬衆鯤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鉤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熠雲往飆馳光飛電入曜靈未及警策蓋已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鯉名工習巧飛刀逞伎電剖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鍔連翩雪累西戎

之蒜南夷之薑醎酸調適齊和有方紅麪之飯
糅以菰粱五味道洽餘氣芬芳和神安體易惡
難忘

火賦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爲貴含太陽之靈曜
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
研幾至精形生於未兆聲發於無象尋之不得
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跡去則不知
其往似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灝瀁故能博贍
羣生資育萬類盛而不暴施而不費其變無方
其用不匱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
羶腥酒醴烹飪于斯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

既陳和羹酋醳旨酒醲醇烹黿煑鼉灼龜臛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劍解甲釋胄銷鏑爲耒鑄戈爲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廐及至焚野燎原陸火赫曦林木摧拉沙粒並糜騰光絕覽雲散霓披遂及衝風激揚炎光奔逸玄煙四合雲蒸霧萃山陵爲之崩弛川澤爲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芬輪紆轉倏忽橫厲蕭條長空野無孑遺無隰不灰無堈不斃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榛蕪既除九野謐清蕩枝瘁於凜秋候來春而改生其揚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濟育羣生則天地之惠也是以上聖人擬火以制禮鄭僑據猛以立政功用關乎古今勳績著乎百姓

苦雨賦

氣觸石而結蒸兮雲虜合而仰浮雨紛射而下注兮潦波湧而橫流豈信宿之云多乃踰月而成霖瞻中塘之浩汗聽長霤之涔涔始濛濊而徐墜終滂沛而難禁悲列宿之匿景悼太陽之幽沈雲暫披而驟合雨乍息而亟零旦漎漎以達暮夜淋淋以極明黿鼉遊於門闥蛙蝦嬉乎中庭懼二源之并合畏黔首之爲魚處者含瘁於窮巷行者歎息於長衢

琉璃椀賦

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絶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以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閬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闚燭龍覲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彼華詔曠世之良工纂玄儀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

方其絜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烱晃以內澈清醴瑤琰而外見

瑇瑁椀賦

有瑇瑁之奇寶亦同旅于介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尾於泥中隨陰陽以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踰嶺千億挺璞荒巒摛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熻赩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於錯縷采不假乎藻繢豈翡翠之足儷胡犀象之能逮

扇賦

夫器有經麤用有疎密安衆以方爲體五明以圓爲質或託形於竹素或取固於膠漆方圓應於規矩制度由於繩墨始顯用於荒蠻終表奇于上國

石榴賦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是以屬文之士或敘而賦之葢感時而騁思覩物而興辭余遷舊宇爰造新居前臨曠澤却背清渠實有斯樹植于堂隅華實並麗滋味亦殊可以樂志可以克虛朱芳赫奕紅萼參差含英吐秀乍合乍披遙而望之煥若隋珠耀重川詳而察之灼若列宿出雲間湘涯二后漢川遊女攜類命疇逍遙避暑託斯樹以栖遲遡祥風而容與爾乃

擢纖手兮舒皓腕羅袖靡兮流芳散披綠葉於脩條綴朱華兮弱榦豈金翠之足珍寔茲葩之可翫商秋授氣收華斂實千房同蔕十子如一繽紛磊落垂光耀質滋昧浸液馨香流溢

桑樹賦

從明儲以省膳憩便房以偃息觀茲樹之特偉感先皇之攸植蔚蕭森以四射邈洪庸而端直爾乃徘徊周覽俯仰逍遙俛睨靈根上眺脩條洞芳泉於九壤含澁露於清霄倚增城之飛觀拂綺窓之疏寮下迢遞以極望上扶疎而參差匪衆鳥之攸萃相皇鸞之羽儀理有微而至顯道有隱而應期豈皇晉之貞瑞兆先見而啓茲起尋抱於纖毫宗萬簣於始基

芙蓉賦

或擢莖以高立似彫輦之翠蓋或委波而布體擬連璧之攢會

鼇賦有引

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鼇而獻之者令侍臣賦之

翩銜釣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巖岸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蹠足而鷹距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鼇乃負山而吞舟

朝菌賦序

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爲舜華宣尼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建明而布見陽而盛終日而殞不以其異乎何名之多也

詩

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

商風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禾茂園芳草被疇於時我后以豫以遊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六章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斟五臣作鮮儔振鱗南海濯蚤清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玉以瑜潤隨以光融乃漸上京羽善作乃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冲

崑山何有有瑾有瑕及爾同僚具惟近臣予涉
素秋子登青春愧無老成厠彼日新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
爾諸惟王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婉孌
二宮徘徊殿闈醪澄莫饗孰慰饑渴
昔予忝私貽我蕙蘭今予徂東何以贈旃寸晷
惟寶豈無璵璠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陸機荅潘尼附

於穆同心如瓊如林我東日徂來餞其琛彼
美潘生實綜我心探我玉懷疇爾惠音

荅陸士衡

顧茲蓬蔚厠根蘭陂膏澤雖均華不足披逮春
不茂未秋先萎予濯鱗翼我挫羽儀願言難常
載合載離昔遊禁闈祗畏夕惕今放丘園縱心
夷易口詠新詩目玩文跡予志耕圃爾勤王役
慙無琬琰以詶尺璧

陸機贈潘尼附

水會于海雲翔于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
子雖殊同升太玄舍彼玄冕襲此雲冠遺情
市朝永志丘園靜猶幽谷動若揮蘭

陸機贈潘正叔詩附

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
曾城阿

答傅咸詩并序

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
其才屈爲此職執天下清議宰割百國而長
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
焉

悠悠群吏非子不整嗷嗷衆議非子不靖忽荷
畧紐握綱提領矯矯貞臣惟國之屏

傳咸答潘尼詩附并序

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溫雅
爲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
以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然之
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詶報所謂

盍各言志也

貽我玅文繁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馥其馨寔田樊仲其德克明授此瓦礫厠彼瑤瓊貺非其喻聞寵若驚

皇太子集應令

聖朝命方岳爪牙司北鄰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應今日宴具惟廊廟臣置酒宣猷庭擊鼓靈沼濱羽觴飛醽醁芳饌備奇珍巴渝二八奏妙舞鼓鐸振長袪一作袂生迴飆曲裾揚輕塵

皇太子社

太簇協青陽履端發歲首孟月涉初旬吉日唯上酉我后邇天休設社祈遐耆

三月三日洛水作

啓運無窮已時逝焉可追斗酒足爲歡臨川胡獨悲暮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聊爲三日遊方駕結龍旂廊廟多豪俊都邑有艷姿朱軒蔭蘭皐翠幙映洛湄臨崖濯素手步水搴輕衣沈鉤出比目舉弋落雙飛羽觴乘波進素俎隨初學作逐

流歸

贈河陽詩　叔潘岳爲河陽令

慮生化單父子奇蒞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
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弱冠步鼎鉉既
立宰三河流聲馥秋蘭摛藻蠶春華徒美天姿
茂豈謂人爵多

贈侍御史王元貺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游鱗萃靈沼撫翼希
天階膏蘭孰爲消濟治由賢能王侯厭崇禮迴
迹清憲臺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協心毗聖
世畢力讚康哉

贈長安令劉正伯

遊鸞憑太虛騰鱗託浮霄過蒙嘉時會假翼陵
扶搖疲憊克時乏及余再同僚並跡侍儲宮携
手登皇朝劉侯撫西都邁績參豹喬德厚化必
深政明姦自消萬尋由積簣千里一步超爾其

贈隴西太守張正治

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群靈感韶運理翩應
翮風張生拔幽華蘋蘩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
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
用唯德可令終

贈滎陽太守吳子仲

大晉盛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高質剖符授
千里垂覆登他鄉迴光臨桑梓寮類感岐路黎
庶思知恥老氏踰小鱗曹參寄獄士無謂敝邑
陋覆簣由茲起

答楊士安

逝將辭儲宮栖遲集南畿不悞百里賤徒惜年
志衰躊躇顧城闕怨戀慕端闈俊德貽妙詩敷
藻發清徽媿彼褒崇過感此岐路悲

送盧景宣

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
獨哀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從中發灑
淚隨襟頹九重不常鍵閶闔有時開愧無貯衣
獻貽言取諸懷

迎大駕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幰浮凄風尋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澁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逸民吟

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洪池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霞遷行露未晞遊魚羣戲翔鳥雙飛逍遙博觀日晏忘歸嗟哉四士從我者誰

釋奠詩

敦書請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釋奠崇祀德成教倫孰云不祉

送大將軍掾盧晏

贈物雖陋薄識意在忘言瓊琚尚交好桃李貴往還蕭艾苟見納貽我以芳蘭

贈汲郡太守李茂彥　希河朔貴相忘岐路安
離索何惆悵後會
足悲

贈劉佐

要言將誰苦聊以貽友生念我二三賢規我無
隱情

潘太常集卷之二

晉滎陽潘尼正叔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頌

釋奠頌有序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冨於春秋而
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惕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
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奥義發自聖問業終
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

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
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
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
乃掃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
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
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
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
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
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
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眞先王之徽典不刊之
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
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
命內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
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
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闔闢般辟俛仰可以澂
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溼哇屏鄭衛
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
殊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

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
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
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
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
今厠末列親覩盛美濈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
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
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
承天造我晉幾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
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
荒阻道濟群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丕隆曾構
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
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
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
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閭閻
抽演微言啓發道眞探幽窮賾溫故知新講業
既終精義既研祭聖重師十日告奠陳其三牢
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

攸希亹亹顏生好學無違日皇儲后體神合機
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
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
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
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
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萃萃
冑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蒔苗
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矧乃
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摛藻絲匪玄黃水罔方圓
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
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
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
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
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
下臣過克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厠身藻芳流
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祗詠聖志

[illegible]

後園頌

芒芒在昔悠悠結繩太樸未散玄化霑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克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游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我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彖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

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
華林肄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閑恂恂謙德
穆穆聖顏賜以晏飲詔以話言黍稷既登貨財
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
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無或
安逸在盈思冲

箴

乘輿箴有序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
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
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群生之性而理萬物
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
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
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

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刼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脩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蓍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補過救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

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群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坻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跱上下

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示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曁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競競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

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
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
象筯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
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
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
之者鮮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
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
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効載在先典
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
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
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恩不服夫豈厭縱一人
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
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
承天序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
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
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尅卒於絕
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
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

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其言美疢尠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儁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論

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

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期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銳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喈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辨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

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躭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治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

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辨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要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

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
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
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
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
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眞而以造化爲工匠天
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
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
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
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

序

贈二李郎詩序

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
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
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儉
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枕鳴琴以俟遠致離別之
際各斐然賦詩

碑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君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禀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爲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克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場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度

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
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
皆言効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
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
曰
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
六行武備七德恵肅弘毅柔嘉温克機事無瑕
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
王庭西南夫夷侯其是寧上天不恵早世潛靈

給事黄門侍郎潘君碑

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
慟乃樹碑以紀事

附錄

潘尼傳　唐太宗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蒲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後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

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爲乘輿箴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携家屬東出成皐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史臣曰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贊曰尼摽雅性夙聞詞令

贈潘尼　　晉郭璞

杞梓生南荆奇才應世出擢頴蓋漢陽鴻聲駭
皇室遂應四科運朱衣耀玉質

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　　晉陸機

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適值（一作遂）時來運與
子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層城阿畢劉贊文
武潘生蒞邦家感別懷遠人願言歎以嗟

遺事

潘正叔有琴題曰抱寢八分書古琴疏

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盌使客賦之尼於座立成

座立成

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盌使客賦之尼於

潘正叔有琴題曰抱璞八分書（[illegible]古琴）

遺事

集評

季鷹黄華之唱正叔綠蘩之章雖不具美而文

彩高麗並得蚪龍片甲鳳凰一毛（詩品）

子王吉器

文章爾不具美而文